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五虎征西 第一〇三回 蕭天鳳領守三關 張將軍洞房花燭

詩曰：英雄未遇一樵夫，發達特來祿位高。
海水不量人不諒，焉知貧者是人豪！

當下這孫雲不是別人，他是孫秀嫡弟。平日也恃兄長之力欺壓良民，強佔人之妻女，種種作罪多端。因甚前書並不詳細於他？若不涉正書關緊，不能盡述。是時，孫雲得胞兄被殺，氣得二目圓睜，即跑上船頭，對著龐飛鳳叫聲：「嫂嫂，何故哥哥被害？」龐氏將前時被害細細說知，孫雲聽了，怒氣沖沖說：「嫂嫂，如今哥哥已死，不能復活，且到家中把棺埋殮了，撫養侄兒長大成人，與父報仇便了。」又進船中與龐家母子談說此事一回。此時，扛到兩乘轎子，母女分頭上岸，各個回家。龐氏弟兄隨娘回轉，孫雲與嫂嫂歸家，各自埋葬。紙短情長，難以盡白。從此，龐、孫勢力俱無，不敢妄為。不過藉些家產度日，須有二仇之志，亦是妄想虛言耳。不過正傳略略表明，休得長敘。

再說京中。一日，狄爺對蕭天鳳說道：「雄關乃要緊之地，不可久無主將保守，須早日打點赴任才好。」蕭天鳳應諾連聲。蕭總兵又將苗氏。張忠婚事稟知，狄千歲說：「此乃美事。」便說：「張賢弟，你可一同到苗家完了花燭，然後再來敘會吧。」張忠便道：「但小弟有話告稟。」狄爺說：「兄弟再有何商議？」張忠說：「從前小將沒有住居，曾在蓋天山打劫往來為生。如今意欲到此地造幾間房屋為家。千歲，你道可否？」狄爺說：「賢弟，不知此地可有主經管否？」張忠說：「沒有人管的。」狄爺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待本藩明日奏知聖上，差官到彼處，應該糧賦若干納訖了，建造房屋便住了。」張忠稱謝。千歲次日上朝奏明，天子准奏。狄爺回府，即差孟定國責帶千金，吩咐前往蓋天山左近地方，建造府宅。只宜速辦不要延遲。孟將軍領命。次日，拜辭千歲與眾將軍，帶了八名手下將，跟隨去了。

狄爺又問：「李賢弟，你是北直順天府人氏，你從前說過的家中無人料理，想必房屋也是塌爛了。」李將軍說：「不瞞千歲說，我的命運蹇否，自幼父母雙亡，幾間房屋被火燒了，目下變作空荒之地了。」狄爺說：「糧稅幾年，何人管納？」李義說：「千歲啊，至今一〇二載猶未完稅糧。」狄爺聽了，即發出千金，吩咐焦廷貴：「前往順天府該管地方，完了一〇二年國稅。料理興工建造住居，須要快捷，不可延遲。」焦廷貴說：「千歲，若造得快，燒得快，到底延遲為妙。」狄爺說：「休得胡說！」焦廷貴說：「小將沒有胡言的，只說造得快，燒得快的。」狄爺說：「你原是這等癡呆的？」焦廷貴說：「不瞞千歲，小將的老人家焦贊也是癡呆的人，如今怪不得小將癡呆了。」狄爺說：「休得多言，明日早些起程。」到來朝，焦廷貴帶了千金起程，一月到了北直順天府。先將〇二年稅賦完清，又說李將軍祖地已被他人佔了。原來，本府有個土豪，家資萬貫，逞富欺貧之輩，名喚王強，前數年已佔了此地，建造了大廈樓房，出租別人。焦廷貴當時查察明白，心中大怒說：「狗烏龜，將李姓的地業佔了，收租受用，好生可惡！本將軍不要你賠還，不為好漢！」氣憤憤地跑到縣堂喧嘩喊叫，縣主驚疑，升堂問明原故，即拿到王強究問明白，乃私佔土地的。如今斷還李姓地業。焦廷貴大叫道：「斷判不公，還要斷！」縣主說：「將軍，但不知要怎主斷的？」焦廷貴說：「王強收租，李姓完糧，今單把房屋斷送李姓，焦將軍豈不動氣麼？稟知狄千歲，你這官兒做不成，王強的性命也活不成了。」縣主說：「據將軍的主見若何？」焦廷貴說：「須要王強拿出銀子一千兩，准了賦稅之缺，將這狗強盜問個邊遠充軍之罪。」縣主說：「罰他五百兩銀子，不必問罪如何？」焦廷貴說：「罪也不相干，若銀子短少分厘也不依的！」縣主只得判斷王強罰出錢子一千兩，限三日交出。王強氣惱，叩頭去了。縣主吩咐衙役：「尋個所在，待焦將軍安歇。每日三餐，酒食必須豐盛，倘費用若干，稟明給發。」衙役答應連聲。焦廷貴毫不稱謝，日日貪杯，醺醺大醉。到第三天，在縣堂問：「這王強錢子可曾交待否？」正說間，王強正在衙門外伺候，老爺坐堂呈繳，衙役報進。縣主吩咐喚他進來。王強來到案前跪下，呈上一千兩銀子，兌進不少分厘，王強氣悶回去了。縣主命衙役扛抬銀子，到焦廷貴歇所。焦廷貴命自帶來的從人，一一置備傢伙什物，件件齊全，按下焦廷貴慢表。

再說朝中蕭總兵要往鎮守雄關，奏知天子，擇日登程，拜別狄千歲。眾大臣。是時，平西侯張忠要往結親，故與蕭、苗二總兵同行，下屬官員俱來送行，一路地方官接迎，不必細表。行程二〇餘天，已到雄關。范爺、楊將軍聞報大喜，率同部下，各將官帶兵迎接。當下，范爺、楊青看見張忠也在其內，是時，一同進關。范爺呼聲：「張將軍，你也奉旨回來守城麼？」蕭總兵說：「非也。苗總兵有胞妹，他母親從前曾許婚姻，今日稟知千歲，是以回來完婚。」范爺聽了，哈哈大笑說：「這也有理，老夫賀喜方是。」張忠、苗顯說：「范大人，小將不敢當的。」楊將軍說：「賀喜不賀喜，總要吃喜酒。」是夜，大排筵宴，各各就席。次日，苗總兵在雄關七八里尋了地方，名為〇錦村，即差家丁，督取工匠，興造建工。工匠人多，不消一月已建造了。相迎母親、妹子居住了，收買丫頭數〇個。如今比前日住破屋小窠，大不相同了。母女好歡欣。翠駕小姐倍加稱快，想：「哥哥身為總兵之職，奴又得配張姓人，他乃征西一員大將，今封侯爵，奴家也是一品夫人了！再不道與母親苦守破窠，還有今日？」不題小姐心說大開。

是日，苗顯稟知母親說：「狄千歲今命張將軍在此完婚。」周氏聽了大悅，說道：「孩兒啊，但是日期須要張忠定的。」苗顯應諾。翠駕小姐聞知，又驚又喜，驚為倒鳳顛鸞未慣，喜是偶配榮封，也不多談。當時，苗顯回關說知，張忠定了良辰吉日。是日，苗府內張掛綵綢，樂韻齊鳴，真乃鬧熱！如今苗顯身為總兵之職，誰人不到奉承？就有許多白日不相識認他，也來認親。好比俗語兩言：貧居鬧市無人問，富在深山有遠親。又有下屬武官文職，紛紛齊到苗府，不能詳敘。苗總兵是日來迎張將軍、蕭總兵、范大人、楊將軍，此日佳客盈堂，高朋滿座，好生熱鬧。吉期已至，張將軍更換了大紅吉服，苗總兵即喚使女請小姐出堂，與張將軍參拜天地，以成花燭。是夜，笙歌徹耳，音樂怡人。擁送入洞房，鋪床撤帳，俗情另有一番做作，不表。且談合歡交杯也是白丈套話。此時，堂上客酒已完，個個稱謝告辭。苗總兵紛紛送客，也不多表。

且說張忠是夜洞房，這小姐顏容並非絕色，卻也體態動人。張將軍自家原是個武夫粗莽，也不計較妻子的顏容，所以多少相親，甚是相當。當日張忠既成了花燭，日中閒暇，仍到關中敘談，暫且慢表不題。

又說京中劉慶。一日，稟知狄千歲說：「小將久別父母妻兒，常懷掛念。今已無什麼公餘事情，意欲歸家，看看父母妻兒，故此稟知。」狄爺說：「正該如此的，但本藩還有一事相托，從前未遇之時，本藩曾被龐洪在花園暗為圖害，全虧得計英搭救了。受他活命之恩未報，今有書信一封，黃金五百兩，可與本藩帶去交與計英收領，以表微心。」飛山虎領諾。次日，早起來拜別老太君、千歲，劉將軍快馬加鞭而去，且也不題。

又說武都督蘇文貴有女兒，年方二〇，名叫賽玉，花容俊俏，還未定婚姻匹偶。一日，夫婦清淡無事，蘇爺對夫人商議，要招贅定西侯李義。但不知此段姻緣和諧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真乃：

征西勞力今朝息，美對良緣此日諧。